

# 袁运生：开启艺术形态的新时代

Peng silong

2007.03.29

# 简介

- 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  
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  
1978年在云南博物馆举办个展。出版“云南白描写生集”。  
1978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同时创作北京国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198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  
1982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安排访问德·库宁、劳申伯、乔治·西戈等艺术家并在纽约举办演讲会。  
1983年应聘为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访问艺术家。应邀为该校图书馆创作壁画《红+兰+黄=白（关于两个中国神话）》。  
1984年应聘为哈佛大学访问艺术家，同时举办讲座和个展。

# 简介

- **1985年**继续应聘至**1987年**为哈佛访问艺术家，教授素描并多次举办讲座。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壁画会议。  
**1987年**在纽约苏荷区画廊举办个展。  
**1988年**应邀参加汉城国际奥林匹克艺术大展，作品为韩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1988—1996年**在洛杉矶、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台北、北京国际艺苑、剑桥等多处画廊举办个展。  
**1996年**应邀参加其创作巨型壁挂“人类寓言”在哈佛大学揭幕仪式。应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院长邀请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四画室主任至今。  
**1997—2001年**多次应邀参加国内重要提名展，二十世纪大展，油画百年展及多项学术研讨会。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常委。

# 从中国出发

- 半个世纪以来，袁运生的艺术生涯大起大落，颇多挫折，也备受宠幸，但他宠辱不惊，特立独行，始终怀着对历史、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爱以及求索艺术真谛的高度热情，从不囿于成见，也不趋从时尚。在学习西画艺术之时，他沉迷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体系，乃至醉心于中国书画理论。在80年代以来画坛多重西学西法的情势下，他一次次远行西北、西南、中原、东部、长江流域考察中国古代石雕、壁画、领悟历代艺术境界的妙谛和精神要义。1982年他所写的《魂兮归来棗西北之行感怀》一文，鲜明提出“追索民族艺术的真精神”，堪称百年来中西文化交融碰撞大潮中呼唤中国艺术精神的名篇佳作。此后，他虽远涉重洋14载，直接接触大量西方当代艺术现象，却能冷眼看世界，愈发对中国民族艺术精神应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源头活水深信不疑。

# 我这个人

- 我是个很中国的画家。我对于中国文化用极大的热情去理解，越接近它越觉得其深不可测。
- 从青年时代，我便渴望探知西方文化的根底，了解越深，和它的距离也越清晰。我能理解其中的许多东西，比如从某个层次上讲，它的思想方法很科学，很透剔，然而我不能完全的认同，因为对我来说它太冷，太极端，太个人。虽以讲人性为其旨，却时时失去人性，因为太物质，太相信数目字。最科学的思维方法，其实不免培养人的片面性和绝对性。
- 我对于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到亲切。
- 对天、地、人，中国文化有敬畏之感。这也是一种宗教感情，是更根本的，无所不在的。中国文化对于形式和内容寻求统一的认识，强调关连，这个文化有极强的生命力。我对它怀有信心。
- 对于现代化，我有很深的保留。我不喜欢走马灯一样热切的生活方式。现代人要学会静思。

# 挫折

-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大胆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画作经邓小平首肯展出。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艺术界将机场壁画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 经历

- 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美术界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上升到政治层面。《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三个裸体从此不得不披上一层透明的纱衣。1982年，袁运生出国后，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直到1990年，这堵假墙才被拆除。机场壁画与袁运生的曲折命运折射着转型期艺术的处境与观念的变革。

“现代的中国文化缺少整体性。文化史因此充满各种偶然。外来因素独领风骚，一次展览甚至一幅画便可影响一个时期的风潮。”袁运生说，“机场壁画本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但受到这幅壁画命运的影响，这场运动随之走入低谷。”机场壁画的探索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

# 观点—当代艺术问题

- 关于高等艺术教育问题
- 我则在关心另外一个问题，高等艺术教育问题，中国近百年艺术的发展状况，中国艺术在现状中的发展。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把西方的完全搬过来。从一开始，中国美术教育是从日本传来的，而他们则是从西洋抄来的。它的艺术教育的核心部分，是西方标准。不是说西方的不要学，而是说中国是另外一个系统，它发展到怎样的情况？它的范围和资源是怎样的？我们的艺术发展之所以是今天这样，是与这个前提或者背景有关系的。石膏像意味着经典作品，就是审美的标准性作品。
- 我们把所有的标准定在西方的范围里，一直以西方为主要参照系，这是我们存在的重大问题。



# 观点

- 袁：这里面有另一个系统，在世界范围内，有西方的标准，也有中国的标准。就象所有人学画时一样，而我们则一直遵循着西方的经典艺术标准。
- 我们是在自愿地跟随，跟随西方的模式，尤其是这二十年，差不多我们的艺术家，理论家，评论家关心的只是西方艺术，而且认为中国的艺术是已经死亡的，没有什么价值；西方是活灵活现的，而且一直在进行当中，有前卫性。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 前几年我提出一个课题，就是把中国的雕刻做一次大范围的考察。从里面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雕刻，复制起来，变成美术学院的教材，取代西方的素描。在我们的中学教育或者小学教育中缺乏(中国文化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经学的部分基本没有。
-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 观点

- 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理想，没有了担当，失去了精神。我们的教学普遍丧失了人格教育，我呼吁要把“经学”，中国的传统国学放到中学课本里。象西方的经典部分，从来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在西方所有的大学教育中都被包括进去，而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 观点

- 那是我去敦煌，在那里遇到浙美的学生，当时为他们画的速写。(记者评述：那本附上袁运生速写的散文式的书中，记述了浙美早年毕业生的生活，对78级浙美学生的现今状态作了粗略的描述，每个人的脾气，性格和艺术历程有一个基本的呈现。)那个时代，中国的状态比较好，有的人清醒，有的人思考，但总体有一种复兴中国文化的气势---

# 观点

- 后来，特别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没有那种时代气息。现在的人全是近视眼，他们只注重眼前，就象你在提纲中说到关于现代生活状态的说法。  
“一切转瞬即逝”，“速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状态完全是在模仿西方，甚至连生活状态也希望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也要装成这样。所以说，也只是他个人的状态。象“着急”，“马上”，“机会来了”等等，和心态有关，有点嫁祸于科技的发展。

# 观点

- 我们在很奇怪地迷信，迷信西方。1982年我在美国做的第一个演讲就是关于这个主题，而回国后，我觉得中国人越来越崇洋媚外，非常不可理解。
- 我在山西看了那么多石刻，佛像，我想写一些告诉人：需要看什么，怎么读，我想要告诉人们。这件事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有一个教学理念，但不大被人重视----

# 总结

- 文化是群体的事，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文化的前途关系国家长远的命运，不能不以主人的姿态面对文化问题，这是我们的使命。

——袁运生



